

修复的亲情 单车托举勇气 六十多年相伴情深

# 清明追思，他们把爱留在岁月里

□本报记者 周文琼

又是一年清明至，淅淅沥沥的春雨洗净了桂林的山峦与街巷。在这个寄托哀思的时节，寻常巷陌里，总有人在怀念着自己与已故亲人的点点滴滴。

亲人的离去，留下的不只是回忆，更是把爱的种子种进了亲人的心里——它可能是长辈在岁月里无声的托举与成全、可能是父母在成长中给予的包容与底气、可能是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相濡以沫的深情，这份爱，让活着的人活出了不同的模样。清明前夕，记者采访了多名市民，倾听他们怀念亲人的故事。

## 故事一：爷爷用一盒月饼修复了亲情

桂林的朱紫巷，窄窄的巷子，两旁是老旧的居民楼。其中一间，是陈丽儿时的家，一楼是客厅，一家人吃饭的地方；二楼住着爷爷奶奶；三楼是爸爸妈妈的房间……陈丽的爷爷已经离开人世，但她常常想起爷爷叮嘱她拿上月饼去看望外婆的场景，慈祥的爷爷用一盒月饼为她悄悄缝合亲情。

如今39岁的陈丽，已经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。她说，自己8岁以前十分快乐，那时巷子里的邻居小孩成群结队，从巷头跑到巷尾，笑声充满了整条巷子。那时候，她不懂什么叫离别。

直到有一天，爸爸妈妈离婚了。她还睡在一样的房间里，但妈妈搬走了，爸爸也出去了。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她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什么都没变，家却突然空了。“我想过装病，让大人回来看我。”陈丽说一个8岁的孩子，能想到的最有力的挽留方式，就是让自己生病。可是，这并没有起到她想要的作用。爸爸妈妈没有因此回来，日子依旧往前走。

从那以后，陈丽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，在这栋小楼里，度过了童年，也走过了青春期。爷爷奶奶对她很好，但父母不在身边的失落感，始终没有被真正提起过。

爷爷似乎一直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

18岁那年的一天，爷爷把陈丽叫到跟前，语气平常得像是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：“你现在大了，过节就去看你的外婆和妈妈。”

他准备好了月饼礼盒，交到陈丽手上。没有多余的叮嘱，没有沉重的表情，仿佛只是让孩子去走一趟亲戚。

陈丽自己带着月饼，去了外婆家。

那是她第一次如此隆重地到外婆家。“我只记得打那以后，每到过年，外婆也会准备好礼物，让我带回去给爷爷。一来一往，两家人之间的关系，好像被什么东西悄悄焐热了，慢慢地缓和了下来。”

“随着关系的缓和，我和爸爸、妈妈的关系好像慢慢地修复了。后来他们各自有了家庭，但是我们却都能很好地相处，遇事有商量，有时间的时候互相陪伴。不论在爸爸家还是妈妈家我都有自己的房间，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，父母也都很爱护，周末不论回哪边，都有一大桌子我们爱吃的菜，真的很幸福。”这一切，让她心里一直都感激爷爷。

2015年，陈丽的爷爷去世了。她常常想起爷爷。她后来才明白，爷爷做了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。在离异家庭里，很多老人会因为心疼自己的孩子而对亲家心存芥蒂，甚至不愿意再有往来。但爷爷没有。他没有教她去怨恨，也没有把她紧紧拴在自己身边，而是推了她一把，让她走向另一边的亲人。

“我有一个好爷爷。”陈丽说，那些离开我们的人，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走远，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活在我们处理世事的方式里，活在我们去爱的方式里。

## 故事二：爸爸的爱给了我最大的勇气

“爸爸是2025年冬天走的，清明节到了，最近我老是梦见爸爸……”唐园说想聊聊爸爸又有些不敢，因为她还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。

唐园一家是老桂林了。“爸爸年轻的时候开过公司。20世纪90年代，桂林人家里用的水龙头，有很多是爸爸公司产的。”唐园说因为父亲年轻时做生意，所以家里条件算是殷实。在她小时候的记忆里，父亲从不把“爱你”挂在嘴边，也从不会说长篇大论的道理，但总是落在最实在的地方。唐园至今还记得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。“一辆粉红色的捷安特，600多块钱。在2000年，这笔钱不算小，在同学们眼里，这辆单车更是奢侈品。”她依然记得自己每天骑着它上学、放学，开心得不得了。

有一天，单车被偷了。“我回到家就哭，哭得特别伤心。”唐园回忆道，“结果我眼泪还没擦干，爸爸已经买了一辆单车回来了，当然是二手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笑了起来。她说爸爸总是给她一种感觉，“只要爸爸在，天就塌不下来”。

2012年在西安上完大学，毕业后，唐园想去深圳闯一闯。父亲没有阻拦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想要去哪里打拚就去哪里，你累了就回家来。”

就这么简单的一句，却让唐园觉得，无论走多远，身后都有一张稳稳地托着她。

到了深圳，唐园拼得很凶，月收入从几千元做到上万元，最高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三万元。收入越来越高，她却越来越不开心。“每天都很累，不是身体的累，是心累。”唐园说，“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喜欢小动物，想做宠物零食。”但这个念头一出来，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太现实。当时是2016年，她已经在桂林买了房子，每个月有房贷要还。放弃高薪工作，从头开始做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，风险太大了。

在她犹豫的时候，她又想到了父亲曾经对自己说的话：“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、喜欢的事。”又是爸爸给了她的勇气，于是唐园辞了工作，开始从零学习宠物蛋糕制作、网络营销。

她在深圳的出租房里，既是宿舍，也是工作室。虽然最开始业务很少，收入骤降，但唐园的状态好了很多。每天忙忙碌碌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，心情是明亮的。就这样一点点积累，到了第三年，业绩最好的一个月流水做到了将近五万元。

之后，唐园的爸爸病了，她开始深圳、桂林两地跑，高铁坐了一次又一次。随着爸爸的病情变化，她做了一个决定：从深圳搬回桂林。这意味着放弃在深圳几年里积累的大部分客源，一切又要重新开始。但她没有犹豫。

回到桂林后，唐园一边照顾爸爸，一边重新搭建自己的工作室。爸爸病情稳定回家休养的那段时间，她每天晚上回爸爸家吃饭。爸爸靠坐在床上，她在边上，两个人看电视，很少聊天。“现在想想，那种安静也挺好的。”

2025年冬天，她的爸爸走了。唐园说，葬礼办得简简单单，就像他这个人一样。尽管提起爸爸还是会控制不住眼泪，但她知道今后的生活中自己会充满勇气，因为当她犹豫时她就会想到爸爸，她勇敢的决定，总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好。

## 故事三：相伴六十多年 想起她就温暖

91岁老人谭生树讲述了一段绵延六十多年的真情。谭生树，1935年出生于重庆开州一个普通农家，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四研究所（桂林激光通信研究所）的一名退休高级工程师。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的历程，而在他心中，最珍贵的不是事业上的成就，而是那个陪伴他走过六十余个春秋的结发妻子。

谭生树和妻子同是农民的孩子，他们自小就定了“娃娃亲”。20岁那年，他们成了亲。新婚不久，谭生树考上了大学。“她支持我去上学，从不抱怨。”谭生树回忆道，眼神里满是感激。

大学毕业后，谭生树被分配到成都工作，妻子也随之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。那时，谭生树一个月的工资是52块5毛钱，两人租住在农民的茅草房里。尽管生活清苦，但年轻的夫妻却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“我爱吃肉，那时候猪肉7毛8一斤。”谭生树笑着说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物资匮乏却温情满满的年代。妻子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割牛草。“牛草5厘钱一斤，她一天能割上百斤，一个月下来能补贴不少家用，所以我们能常常吃上肉，在那个年代，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”

后来，谭生树调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四研究所工作，成为研究所最早一批从成都迁往桂林的职工之一。妻子一如既往地跟随他。

在桂林，妻子先后在幼儿园当过保育员，在米粉铺卖过桂林米粉。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发展。谭生树说，他这一生中，几乎不记得妻子发过脾气。“她是个特别好脾气的老实人，性格特别温柔。想到她，心里就是温暖的。”

岁月流转，曾经的年轻夫妻渐渐步入老年。在妻子腿脚还方便的时候，谭生树坦言：“我从来没洗过手帕。”言下之意，是妻子包揽了所有的家务，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而当妻子70多岁后行动不便时，谭生树便学起了做饭做菜，开始伺候起老伴来。

“天气好的时候，每到下午太阳落山前，我就推着她在院子里散步。”谭生树回忆道，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容，“院子里有只小野猫，总爱跟着我们，像是我们的‘保镖’一样。”

7年前，84岁的妻子永远地离开了谭生树。“现在每天也都很忙碌，种花种草，还写诗。”他说，想起老伴，心里就充满感恩，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普通人家，过普通的日子，勤勤恳恳一辈子。她陪我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，也陪我见证了国家越来越好、生活越来越好的全过程。虽然她走得早了一点，但我心里很感恩，这辈子能遇到她。

## ■记者手记

文稿写完后，窗外的雨也渐渐停了。回想起采访中，陈丽说起爷爷时眼眶泛红，却始终带着笑意——那是被好好爱过的人才有的神情。唐园哽咽了好几次，可每次提起爸爸给她的勇气，声音又变得笃定。而谭生树老人讲述妻子时，目光悠远，像是在看一个很近的人。

虽然文稿只反映了三位人物的状态，却折射出了真实的人生百态。我发现，真正让一个人行稳致远的，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教诲，而是那些爱与成全中活出的日常。它们像种子，埋进生命里，等到某个春天，便长成我们自己的光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陈丽、唐园为化名）

